

前些天，在普集镇与乾县县城之间的公路上，一辆大客车翻入沟中，造成死四十三人，伤三十九人的悲剧。据报载，造成这次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超载。

惨祸发生之后，我从西安乘车西行，发现事情有了变化：所有客车开出前，都要经受检查，一律不准超载。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查总比不查好。可坐在车上颠了那么一会儿，心里又疑惑起来。像这种严格的检查，是全省乃至全国的客车都为之呢，还是仅仅局限于出事的这一段线路？如果全国都检查，有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远离事故千百里外的人，会不会重视这件事？如果只检查这一路，那岂不是自己哄自己，谁能保证其它地方的客车不超载、不出事？

去年大兴安岭火灾，一时全国各地防火之声不绝于耳。后来，列车失火，凡旅客行李挨个儿检查。但近来喊防火之声已松懈，而行李也不见检查了。或许是我乘车甚少，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人们的心理已经松懈，该是不容置疑的。倘若明天某地因某种原因又发生了X灾祸，那么全国各地的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之奥一定又会林立，又不知需动员多少人力物力来“亡羊补牢”。如此种种真应该冠以“一阵风”现象或“一阵风”效应了。

“一阵风”效应

丰光

“一阵风”现象或“一阵风”效应了。没出事时人人皆大欢喜，一出事个个如临大敌，那么有关方面干什么去了？规章制度不是没有，各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恐怕也不是难以解决。

刮风之害还不止于此。社会上那些干坏事的，违法犯纪的人，就常常这样直相告知：喂，最近小心点儿，正在风头上呢！关于抓赌的时候，赌徒们就暂时罢战，打击刑事犯罪盗贼流氓之类便暂避一时。反正他们明白，风头过后可照办不误。去年物价大检查，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但检查之风刚过，那物价又涨了上去，而且涨得更多更快，大约是为了弥补因检查而遭受的损失吧！查处官商倒，是大快人心的好事，相信会收到效果，但人们又有些担心，查过之后，该撤的撤了，该罚的罚了，甚至该关的关了，时过境迁，会不会改头换面又冒将出来？

一阵风现象，使一些人学会了避风头，看风头，风头过后再出头，也说明我们这个国家与成熟的、完备的法制社会差距尚远。要解决这个问题，绝非一朝一夕。但知道了一阵风的危害，从而在具有意义的法律规范上多下些功夫，教育人民学会遵纪守法（这个“法”应该是广义的）尽管眼前的效果可能不太显著，但从长远来看却大有好处的。



我住的地方，是被称作筒子楼的那种。二十户人家，挤挤挨挨，生活在一个狭长的空间里。到了晚上，灯火明灭，颇似行进中的火车车厢。更有各种烹煮之声不绝于耳，使“车厢”里凭添了几分过家家的温馨。初来乍到的却不习惯，想到自己的入口之物要接受众人的注目，动作时难免遮遮掩掩，象是要掩饰锅中的羞愧。日子久了，到底就从容了许多，逢到做点好吃的，也会吆三喝四的，唤临家的孩子一同享用——但一定要带了碗来，为的是让其父母知道，免得落下个空头人情。这自然属于小小百姓的小小谋略，却也不失为一种上好的外交手段，兼有长于说道的女人们的你来我往，感情便在不不知可另外，提醒读者另加几首。此

为标题，加注“外一首”，以提醒读者另加几首。此



变味

(散文)

曲明

觉中融洽。混得熟了，信任也随之产生，谁家要出远门了，只需将钥匙朝邻居手里一丢，嘱咐一声：“帮我照看一下。”十天半月的，丝毫也不用担心。日常小事，则更显得大度。比如拖地，从来都没有“自扫门前雪”的，总要从自家门口，一直拖得很远一截，趁便窥见谁家的锅开了，仍不忘喊一声，唤主人出来处置。到水房洗澡，赶到人多时，免不了要排起长队，那占着笼头的就格外自觉，一边不停地加快速度，一边转过头来致歉：“对不起，我马上就完。”等的虽然着急，脸上却尽是笑颜，客客气气地答：“没关系，你慢慢洗吧。”等待，也仿佛变得有兴致起来。

哦，难得这一片平和……我时常在想，究竟是这狭小的空间，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是人们本来就恢宏的胸怀，扩大了这狭小的空间？

一日，有做官的搬来，“车厢”里一时间有些肃然。男的女的都袖了手看，看那做官的艰难地把家俱从楼下搬到楼上。原本是来为伍的，因为头上那顶乌纱，大家便显出了生分。再拖地时，就只拖到做官的门前，从不越雷池一步。不久，他发现了这个秘密，特地做了个大大的拖把，索性连整个楼道都拖了一遍。做官的性坦，凡事总乐呵呵的，偶而在外面碰到了“车厢”里的成员，打老远便递上张笑脸，言谈中也带了许多亲昵。渐渐地，他被接纳了，成了“车厢”里名符其实的一

关于诗歌的外一首

阅读诗歌时，常见标题下面有“外一首”或“外二首”的字样。“外”就是“另外”的意思。如“外一首”，就是说，作者共发二首，除标题这首外，另还有一首。这外一首诗，内容可同第一首有关，也可无关，即使有关，也不会是写同一个题目，因为两首诗倘若写同一个题目，就用不着注“外一首”，而是写“X X两首”，或在总标题下另拟两个小标题就可以了。在标题后边注有“外一首”，一般在诗集中看不到，主要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诗歌时，如作者要发表两首以上的诗，认为某首重要，就可以以它为标题，加注“外一首”，以提醒读者另加几首。此

黄果树瀑布

员。大家都叫他老马，他的真实身分逐渐被淡忘了……半年之后做官的搬走了，住进了厂里特意为他调整的干部楼。

“车厢”里遂引起一阵波动，人们似乎终于明白了，他是一位级别不低的领导呢！想起往日里在一起厮混的情景，个个心里都怅怅的，并伴有少许苦涩。再见时，就多了些拘谨，远远地站住了，极认真地唤一声：“马×长……”声音却不雄壮，似在请求对过去的宽恕。

这位马×长呢，感觉一点不佳。他就曾向我抱怨：“怎么搞的？为啥一搬出来就变了味儿？”



黄果树瀑布

姚治川



本版编辑 吐广岑
刊头设计 赵国明

一个不朽的话题

当代世界最大的陵墓

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件撼动人心又十分自然的事情，现在，又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我们这篇文章的一个话题。毛主席逝世后，中央决定为他建造纪念馆。1977年9月9日，在毛主席逝世一周之际，举行了落成典礼，当时参加纪念馆设计组的W同志和M同志笑着对记者说：这完全是那个年代必然中偶然的产物。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座四方四方的庞然大物。它实际是当代世界最大的陵墓。今后，地球上也许不再会有如此巨大的个人陵墓，但有一位领导同志不这么看，他说，如果封建的个人崇拜之火还不熄灭的话，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同志答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在谈到建造纪念馆时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馆，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都火化，不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干部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等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关于死的现实

现在人们更加重视死了，人们在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时，不再忘记殡葬了。并且，把火葬者的数量占死亡人数的百分比当作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殡仪馆的设施、服务质量等等。

在中国的广州、上海、山东荣成等地，也已经开始倡导将先人骨灰撒向大海。北京八宝山火葬场多年前就有人不留骨灰，致使火化车间后面的山坡上无主骨灰堆积如山。越来越多的人生前立下遗嘱，必要时将自己的遗体交

医生解剖后火化，并将骨灰撒掉。中国第一所志愿献遗体接受中心已于1983年1月14日在河南接受了第一具尸体。近期去世的叶圣陶老人，三易遗嘱也被传为美谈。叶老的遗嘱一共不过130个字。第一次写于老人重病之时的1979年12月11日，老人嘱咐家人丧事从俭，“只在《人民日报》自费登个广告，告知相识的人，说我跟他们永别了。”第二次是在1980年12月21日，老人补写遗嘱中写

道：“非但不要开追悼会，别的什么会也不要开。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为我开不论什么会都是不适宜的。”第三次是在1984年2月12日，老人再次补充遗嘱，表示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院校（北京医院按照老人的遗嘱已将老人的遗体解剖完毕）。

1988年5月10日，我国杰出的文学家

沈从文先生的心脏匆匆停止了跳动。沈先生的遗体5月18日在八宝山火葬场4号炉火化，按照先生生前的一再嘱咐，死后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宣

传，没发消息。

当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目前还不能做到不举行任何仪式、不留骨灰。于是现在面临的是骨灰盒的存放问题。由于位置有限，存放也是严格按职务划分的，所以，很多同志夫妻的骨灰盒不能放在一起，如陈毅同志的骨灰盒和张茜的骨灰盒就不能放在同一个寄存室里。有些老同志生前也有过夫妇二人存于一处的愿望，但却不能实现。我们曾就此问题询问

过骨灰堂的有关同志，答曰：“骨灰堂是中组部掌管的。”

在最近召开的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华君武、常书鸿、徐肖斌、孙琰、吴冠中、邵宇、白雪石、张松鹤、杨奔益、赖少其、黄苗子11位委员联名递交提案，提议“骨灰由火葬场处理，如果家属需要，可由自己保管，不必存放公墓或殡仪馆，不要撒到大江大海中去。”（委员提案0409号）

而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杨葆焜同志则在提案中对火葬提出异议：1、随着火葬人数的增加，大量能源被消耗，焚烧一具尸体，需要大量燃油、电力和柴炭，不很经济。2、火葬对周围环境的空气污染相当严重，不利于居民的健康。3、对死者家属总造成一种不安的心理影响。他建议：改火葬为深埋土葬，不起坟包，改变千百年来坟地荒冢林立的凄凉景象。死者家属在墓地上种一棵树，一举数得：节约能源、平衡生态、绿化环境，也有“入土为安”的心理慰藉。用一种易腐烂的塑料做棺材，深埋两米以下。（人大代表提案0315号）

当我们将要住笔时，我们忽然惶恐地感到，我们介入了一个过分庞大的话题——生与死这个不朽的话题。它与生俱来，与死同存，与人共在。它浩大得无边无涯，久远得无穷无尽。

然而，在当代中国的大潮滚滚而来时，这个话题，早已应当像人口、教育以及许多引人注目的话题一样，登上大雅之堂，供全民研讨讨论。（完）



人生终点

——从火葬场开始的采访

刘业勇 李忠效